

兩片葉子

*

木框窗櫺的外圍，掛著斑駁條紋鐵欄杆，午後三點多，天空陰鬱，是下雨的前奏。屋內的和室，幾盞鎢絲燈泡，傢俱薰染了古意；秀梅蹲踞在五斗櫃前，拉開的三層大抽屜，被她翻攪如狂風掃境，零碎物品和塑膠袋散躺在榻榻米上，其中一張四開圖畫紙，無聲地飄滑到她的腳背，裂痕缺角的泛黃蠟筆畫，上面畫著一朵大花，是幼童練習手繪的模式，首先，用咖啡色拖曳成直挺的花梗，枝梗的頂端，繞圈似的畫上五片紅色花瓣，然後在花柄的側邊，塗上兩片綠色的葉子。她俯視著自己的畫作，看著看著心裡浮現難喻的酸澀，原來時間的久遠，並不是以數字為憑，而是在不經意之下，撞見穿越而來的證物。

實在難以置信，隨意一張紙，就可以被保留半世紀以上。

她伸手觸摸紙上稚氣的線條，藏在底層的往事如風，隨著這圖畫幡然掀起。那是母女靠坐在餐桌前的影像，她拿著鉛筆在紙上打草稿，母親在旁糾正她樹葉應該是左右各畫一片。

「為什麼不能只畫一片葉子？」

「一片葉子不對稱啊！」

「不對稱又沒關係。」

「不行喔！」

「為什麼不行？」

「因為……只有一片葉子太孤單，很快就會枯掉了。」

話說葉序無論是對生、互生或輪生，的確不可能只長一邊，想及母親有生活常識，卻不以自然原理解釋，反而採用感性說詞，充滿童趣，秀梅忍不住搖頭喟嘆，其實母親也有柔軟的時候。

印象中，母親個性獨斷，外貌冷肅，對子女向來嚴厲，幾乎沒有商量餘地。或許是外公對獨生女的日式教育，或許是招贅父親的敬重禮讓，母親長年扮演家庭主導的角色，凡事親力親為，直到脊髓損傷倒下的那一刻。

意外跌跤造成半身不遂，也徹底改變全家人的命運。至於母親的強勢，對秀

梅最深遠的影響，是讓她變得不輕易在人前訴苦，面臨再多的挫折，她也不願開口對外求援。像最近突地竄起的災難，極可能會成為壓垮她的最後稻草，而她始終悶在心裡，自己鑽營解決方法。

斜雨敲打窗戶的驟響打斷她的思緒，秀梅感到彎曲的膝蓋痠麻抽痛，折騰了半天依舊找不到那幾份文件，她煩悶低頭瞄到腕上手錶，驚覺時間很晚了。飯沒煮，衣服沒洗，待返回醫院，怕是會被母親碎唸個沒完。

於是她咬牙硬撐站起，不料頭暈目眩，眼前瞬間昏黑，趕緊伸手貼靠牆壁，立刻觸摸到反潮黏膩，心想又是透南風的季節，庸碌操持雜務，無暇停下腳步傷春悲秋，日子若鴻毛輕飛，唯有注視這棟處處龜裂漏水的透天厝，會讓她感受到老邁的無情逼近。

同樣是腐霉陳舊，隨時會坍塌，隨時會凋萎。

*

每次經過急診室再繞進住院部，她總有一股說不上來的詭異感，醫院是個希望和絕望並存的空間，死亡氣息穿插活人氣味汨汨漫漶，往往讓長期禁錮的病患，衍生更多問題，尤其是生命歷程前後反差越大，越容易在精神上走偏鋒，三不五時自虐虐人！而她的母親必是屬於此類，任性固執，喜怒無常，尖銳謾罵，一再地考驗她那薄如蟬翼的耐心。

果然，秀梅提著鱸魚湯才至病房門口，母親沙啞嘶吼的音頻，惹得護理人員和其他病患家屬皺眉睨眼。

這間健保病房有三張床，第一床的年輕女孩因為缺血性骨頭壞死，進行髕關節置換手術，據說是紅斑狼瘡，受到免疫系統的攻擊，全身多處病變。連續好幾天，女孩躲在棉被中低淺的悶泣聲，聞者皆鼻酸，不知是肉骨太痛還是心太悲？照顧母親十年有餘，她早看透所謂「活著就有希望」的論調，對終其一生被病魔凌遲的人而言，根本是無處可逃的諷刺。

第二床是因車禍腦震盪、肋骨撞斷數根的婦人，從加護病房移過來時，表情呆滯完全不認得家人；來探病的親友很多，鎮日爭論不休，滿嘴都是賠償金或刑事責任，以及攻訐婦人的丈夫外遇，寡情無義。秀梅在旁聽上幾段，勉強拼湊半

部劇情，婦人大概是在情緒最激烈時，衝向車道尋短，肇事的駕駛官司纏身，大嘆倒楣。倘若是她，就會顧慮不要拖累無辜的人，儘管她目前還沒找到影響最少的了斷方式，儘管她真的很累。

靠窗的第三床是她母親，進出醫院頻繁，這一回是糖尿病變，導致傷口潰爛、組織壞死而截足，秀梅覺得反正早已不良於行，有沒有腳沒差多少，但母親性情越來越焦躁，反覆蠕動缺牙凹陷的雙唇，使勁地對她指責挑剔；早幾年她還會垂首緘默，關閉耳朵，這兩年她的賀爾蒙嚴重失調，常會頂嘴反駁，甚至轉身衝出去，暫時拋下母親，假裝沒有這款包袱。

連護士長都看不過去，忍不住對著床榻老婦唏噓一番：

「唉！阿婆啊！妳女兒還有力氣願意照顧妳，實在不容易，很孝順了，不要再嫌東嫌西的。」

那次是因為脊髓損傷的母親，本來就容易大小便失禁，不幸又感染腸胃型病毒，排泄物溢滿被褥，撲鼻糞臭令人作嘔，她趕緊先用濕紙巾、毛巾簡單擦拭處理，再背馱著的母親去浴室清潔，裸露臀股的母親趴在她身後，一邊打噴嚏一邊責備她動作太慢，許是緊張過度，秀梅不小心拐到浴室門檻，母女倆摔得乒乓嘎響，旁人按下呼救鈴，奔來一群醫護人員，整個場面既混亂又尷尬……。

她將冒熱煙的魚湯盛在鋼杯裡，用湯匙輕輕攪拌；母親有白內障，望著她的雙眼難以聚焦：

「阿梅！是去叨位哪會這呢久？多桑的祭日，汝愛備置好去拜墓。」

她喉嚨啞咕著「才離開沒多久妳就吵鬧不休，我哪有空去」，秀梅抿著嘴沒說出口，不悅與為難被壓縮在眼眶中。等她餵飽母親，侍候洗臉、漱口、換尿布，安撫母親舒服地打盹片刻，秀梅才能坐下吃著冷菜冷飯。凌亂餐盒旁有張名片，是隔壁第二床的看護拿給她參考的仲介公司，還說她好可憐，年紀這麼大還要照顧更老的長輩，建議秀梅花錢請人幫忙。

好像是吧！每次帶母親出門，大家免不了好奇觀察、指指點點，白髮皤皤推著蒼顏鶴髮在散步，較激動的人兀自跑到跟前塞錢給她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
在父親往生後，母親原本是兄嫂負責照顧，那時雇請的幫傭，利用白天家人上班，將安眠藥摻入開水裡，趁癱瘓的母親昏睡後，洗劫錢財逃跑。接著陸續換

過幾個都做不久，加上母親動輒抱怨，難以對待。後來輪她接替，獨自一肩扛起，不假手於他人，主要是考量積蓄和開銷，以及母親滿身褥瘡化膿映入眼簾，令人不忍不捨。

但是現在的她，恐怕沒能力撐下去了！至於申請外勞則暫不考慮，母親近幾年返老還童，只願意用母語和日語交叉應對，秀梅很難想像哪天她若不在，母親該如何與其溝通？封閉的她，也讓母親封閉已久。

*

深夜的病院是不能言說的秘境，周遭各種儀器的滴答聲，與外面淅瀝的雨聲，織疊成靈魂出竅的空虛感。

秀梅剛從一場夢境中走來，起初的畫面是母親牽著她的手，往回家的方向，那是她讀小學的第一天，母親沿街教她如何認路，經過圓拱的亭仔腳騎樓，母親在攤子前買豆花給她吃。倏忽間畫面在薄霧裡跳接到繁華的城市，她牽著兒子宗翰去速食店吃漢堡，玩具遊樂區的噪音在夢中聽來是如此美妙。寤寐之間秀梅還看到前夫和公婆，怏怏不語的瞪著她，末尾情節停格在大哥臨終前，氣弱愧疚地對她說：

「阿妹，歹勢，阿母伊……。」完整的意思是，阿母以後就拜託妳了。

大哥在五十四歲罹患大腸癌過世，那年她選擇離婚，搬回娘家時發現祖產多數被法拍，或者已換到大嫂和侄兒的名下，只剩四合院改建的舊式樓房讓她們母女安棲。身體破敗、腦袋清晰的母親，立刻將老宅過戶給秀梅，此等舉動只是教她要徹底認知，有些責任永遠擺脫不掉，不管願不願意，血濃於水擺在眼前。

相依為命從來都是無可奈何的代名詞，不是所有親情皆是一路和諧。

長期以來，她和母親的關係時好時壞，最嚴重的事件是她五專畢業後，堅持要嫁給交往的學長，觀念仍停留在媒妁之言的母親，極力反對，甚至動手鞭打她一頓。很久以後她才知道，母親早有中意的女婿人選，已挑選訂聘的日子；違逆等於撕破臉，等於老死不相往來。

有好幾年她不敢和老家聯絡，母親會勉強妥協讓步，也是記掛要看外孫。

在某些情形下，她和母親存在類似的倔脾氣，結婚是私奔公證，離婚時，快

刀斬斷不牽拖，主要衝突是丈夫要求秀梅和公婆同住，卻非常排斥她對親生母親晨昏定省，更不用說是接來北部安養。二十多年的夫妻姻緣畫下句點，當時讀高中的兒子極不諒解，恨意滿滿的寫封信賭她會後悔一輩子。聽說丈夫離婚未滿一年，經由介紹迎娶中年喪偶的會計師，此後秀梅不願再打探他們的消息。

歲月沉澱到如今，雖然沒有訴諸於口，但她忖度自問，如果重來一遍，她應該會有不同作法，不會衝動地拋夫棄子，不會義無反顧守著孝道。

是後悔嗎？並不全然。不後悔嗎？也不盡然。有些領悟是在矛盾中形成的。

墨色沉寂，漫天襲來的糾結收不住，她起身下床檢查點滴輸液，秀梅視力老花嚴重，母親酣睡的剪影有些模糊，她靠著床欄將母親包裹紗布的半條腿墊高，再拿著保溫杯推門出去。長廊的空曠，醞釀了冷白的氛圍，帶著毛骨寒意，醫院最不缺的就是鬼故事，即使沒看過也聽多。那些所謂不同空間的魂魄，她並不畏懼，她嘲笑自己憔悴枯槁更像阿飄，先前三更半暝還嚇到別人。她真正畏懼的是無力翻轉的現實，畏懼天亮後引來更荒蕪的途徑，是死路一條的符咒。

有誰會不想好好活下去？

終究是脫離常軌太久，被母親牽制的她，早已失去最初的孤勇，自閉傾向加上精神壓迫，夜晚經常心悸失眠。漸漸地，厭生的意念，從泥淖中掙掙攀爬而上，尤其是某天清晨，醫護定時巡房，駭然發現對門病患的兒子，在陪床的折疊椅上斷氣多時！這件事還被報紙刊登，聳動標題寫上「人間悲情-孝子猝死在中風老父身旁」。那位憨厚的中年男子，在生前曾幫她買看護墊和紙尿褲，幫她的母親推過輪椅，謙和禮貌喊她劉姐。兵荒馬亂的當下，秀梅隔著綠色簾幕隙縫，偷窺僵硬的屍體被人抬走，同時看到躺在病床上氣切插管的老先生，滿臉盡是無助的淚水。感同身受的她提醒自己，就算要離開，也不能放著母親獨自孤單。

*

微曦將窗戶抹上淺灰色，醫院的清晨，眾生甦醒得特別早，酒精、消毒水和早餐混搭的味道，並不好聞。她臉色蠟黃，頭暈目眩，蹙眉凝霜；敏銳的母親感應到低氣壓聚攏，難得語氣溫和：

「阿梅啊！透早著無歡喜，有啥代誌讓妳苦惱？」

她靠過去牽起母親的手，輕拍兩下表示沒事，母親的手背，靜脈血管浮凸張揚，腫脹烏青斑斑；而她的手粗糙長繭，指甲乾裂變形，都是歷經滄桑的皮相。秀梅知道母親看出她慌恐，只是無法體會她等著被判刑的煎熬。

前一次看病的波折，仍滯留在她腦海，起初是腹痛在腸胃科掛號，問診時提到頻尿轉泌尿科，腹部超音波轉婦科，勾選家族病史轉送外科，隨即進行腫瘤指標抽血，骨盆腔磁振造影檢查。盤桓於各科門診期間，她充分利用候診空檔，跑回樓上照料母親飲食，忙得團團轉，還來不及揣測有何問題時，忽然聽見醫生沉穩的語調，評估是卵巢癌，通知她複診等報告。

就是現在了。

十點整，坐電梯下去醫學中心，胸口猶如堵著石塊喘不過氣，想知道謎底，又擔心是最壞的答案而急欲逃離。

白晝的醫院透著虛空的光，祈求被救贖的病人，編號排隊入場。值班護士嘹亮喊著「劉秀梅」，她推門的剎那，滿腔慷慨就義的荒謬縈繞，醫生拿著檢驗報告的態勢，儼然是拿著生死簿的判官。

「按照各種數據研判是第三期，不過，還是要開刀取出化驗才能確定。」

「開刀？什麼時候？」

「越快越好，先排一下住院的時間，看有沒有床位。」

「可以不住院嗎？有聽別人說，現在的傷口都很小，不用住院。」

六十多歲的大孀用囁嚅的口吻請求，醫生不知作何感想？

醫師沒有直接回答她，按著滑鼠，盯著螢幕不停搜尋。等待的時間變得格外漫長，秀梅雙手緊握，指關節微顫泛青，肚子開始隱隱悶痛。

「是不是家人不方便來陪您？還是有其他困難？」

「家裡……只有我和我媽。」秀梅訝異醫生使用敬詞稱呼，而且立刻猜到她有困難，而且她不大願意談論家裡狀況。

「您母親多大歲數了？」醫生抬頭看她一眼，是質疑的神情。

該不會提議要母親來照顧她吧？她用手指了指天花板說：

「八十七歲，住在樓上外科病房。」

耳邊充斥著霹靂啪啦的鍵盤打字聲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才聽到醫生叨叨說著：

「我們可以通報相關部門，替您申請資源補助，但動手術前必須入院作準備。」

「而且術後還要住院七、八天，等傷口癒合。」

「腫瘤切除後，後續進行化療、標靶治療、放射線治療，您要有心理準備。」

「這病很危險，劉女士請您盡快作決定。」

「很抱歉，這些話應該是向家屬說明的。」

意識恍惚的她，捧著一袋資料回來時，母親直喊口渴，秀梅拿起茶杯倒水，突然哽咽難過不已。心情宛如抓到命運的線索，而線的另一端竟是綁著死神的招喚！她該怎麼辦？母親該怎麼辦？莫非真要一了百了？

住院開刀的那些天，她打算請臨時看護幫忙，暫時沒問題，萬一病情惡化，在手術台上醒不來，母親該託付給誰？

第一時間閃過大嫂的影子，旋即放棄念想；大哥的喪事辦完後，大嫂以深受打擊、自顧不暇為由，要求秀梅帶母親回老家，或找民間療養院收留。偶爾大嫂會探望問候，多半來去匆匆，順道向她訴苦生活諸多不順。

擔心遮掩不了軀殼內的絕望，母親會看出端倪，秀梅藉口去護理站領取乾淨的被套，甫踏出病房，母親的主治大夫與院方行政人員已等在門外，希望她能抽空和社工室梁主任談談。

這是老天給的施捨，在將要走到盡頭之際。

醫療網絡效率不錯，會客室隔壁是小小的佛堂，落地窗外的夕陽餘暉，靜謐如同卷軸鋪展，映照在秀梅癯瘦的面容。方才梁主任委婉的勸告、分析，留予她一線希望；不可否認，我們經常活得混沌矇昧，卻又耽溺於非善即惡、非黑即白的標準，堅持己見，所以好累。只要願意跨出一步，便能夠審視自己最內在的渴望，盡量不遺憾的離開。

秀梅發覺藏在深處的脆弱與不敢拿出來眷念，是多年不見的親生兒子。於情於理她起碼要電話告知，畢竟此時是生離，尚且有機會，一旦死別來臨，尊嚴什麼的，終究不值一提。

*

雖說她稍有開竅，開始考慮以受益人的理由，聯繫前夫商議保單理賠事宜。

可是當前夫真實出現剎那，一旁年輕男子面帶微笑對她喊了聲媽，還是讓秀梅呆愣半晌！直到腦迴路重新啟動，這才認出來站在面前的是兒子宗翰，成熟外貌與前夫相像，比印象中長得更高。

剛巧她正在幫母親洗頭，雙手沾滿泡沫，心跳擂鼓疾速，嗡嗡響個不停，深呼吸幾口氣，仍然消化不了這場始料未及的相見。前夫提水果盒進來，略微點頭示意不發一語，慣常沈默；兒子猶豫一會兒，恭敬喊聲阿嬤同時趨近說要幫忙，她垂眸強忍淚水，僵硬的教導，要先在枕上鋪墊塑膠布，拿小臉盆貼於耳側，先沾水搓揉半邊的髮絲，指腹按摩頭皮，濕毛巾刷洗乾淨，再換另一側重複。兒子很快上手，沒有滴落水漬，動作敏捷，猜測有練習過，後來聊起近年生活，知道宗翰經常陪伴祖父。

專注勞動工作，自然地淡化因時空所生成的疏離，吹風機的聲音停止後，母親慫慫地倚靠床頭，眯著眼打呵欠說：

「阮愛歇睏半點鐘，恁作伙去呷飯。」

這算是技術性的趕走探病客人吧！她清楚母親對她夫家的不滿，也瞭解前夫對母親耿耿於懷，經年累月的芥蒂，是他們夫妻分離的原因之一。

現代醫院附設餐廳，可以選擇的飲食不少，顯然他們不是來吃飯的，縱使四周人聲鼎沸，她的情緒倒是緩解不少。想當初離婚時決裂的印記簡直是刮骨削肉，秀梅以為前夫會奚落她一番：

妳看，早說過妳媽會很長壽，說不定比我們活得更久。

妳看，就算做到累死，也沒人會感謝妳，只會嫌還不夠。

妳看，沒有人會像妳這樣傻的，不要兒子只要媽。

妳看，妳也會有這麼一天。

然而並沒有！眼尾掩不住風霜的前夫，什麼話都沒說，以前的劍拔弩張恰似幻影，彼此只是對坐，各自梳理紊亂的情感。那些曾經浸泡在抽象裡的憾恨，都在前夫帶著兒子出現的剎那，莫名其妙的消失。

她終於按捺不住先開口：

「這幾年……你還好嗎？」要掌控合宜用語不容易，十幾年未聯絡。

「算是還好。」毛髮稀少、鬍渣邋邋的前夫，遲疑含蓄回應。

「家裡都還好吧？」她回溯計算，前夫的母親也有八十以上。

「我媽去年初過世，本來想跟妳說的……，顧慮到妳走不開，就沒敢打擾。」

秀梅吃驚地盯著對方，走到這般歲數，親朋舊識一個個消逝，為了到底是要顧公婆抑或娘家母親的撕裂，回眸遙望，只剩唏噓。人的寬解包容，果真會隨著年歲而遞增，沒力氣計較了。

「對不起。」前夫和她同時開口。

她怔忡一下，是啊！立場不同，沒有誰對誰錯，偏執捲起的悲劇，雙方都有責任。她看了眼在一旁的兒子：

「宗翰怎麼會知道阿嬤住院？」她想知道是誰轉告他們的。

「是阿嬤向別人借手機打給我的。」

她十分詫異竟然是母親，她一直以為，這些年母親不可能再與他們有往來，她以為是醫院社工或是保險公司。

兒子娓娓道來與外婆一直有聯繫，最近提及擔心秀梅會想不開去自殺，說她恐怕有憂鬱症，昨天下午打電話說她是得癌症，拜託他們盡快南下。

是這樣啊！跟她想的都不一樣。母親孱弱如此，還可以神通廣大如此。

前夫看她有些神遊方外，拍了下兒子的肩膀說：

「宗翰有女朋友了，妳趕快把病治好，他結婚時妳一定要出席。」

前夫把「一定」兩個字講得特別重，言下之意並非多麼熱誠邀請，而是要她堅持住，不要放棄。就在秀梅斟酌自己身分不太適合參加婚禮時，耳際傳來的是前夫與第二任妻子離婚四、五年的訊息。

今天注定是震撼連連，聽著前夫抱怨第二任妻子的內容，秀梅升起似曾相識的滑稽感，一時之間忘掉癌細胞正在她身體裡撒野。父母養護責任歸屬的衝突，再度決定一樁婚姻的聚散。哎！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重逢時的澎湃感動，這會兒逐漸冷卻。

*

秀梅回家整理日常所需，不斷地反芻這幾天發生的事，母親與她敞開心胸暢言，兒子宗翰與前夫的伸出善意，討論帶母親暫時安置於醫護健全的療養院，等

她手術之後視情況再說。看來前夫積極安排北上就診，強調教學醫院的設備資源較優，同時允諾等她療程結束，恢復健康後，再回南部和母親團圓。只不過，目前她並未做最後決定，要再考慮幾天。

一切的逆轉，使她此時此刻有些適應不良，趑趄不前。

這好比掉入陌生密閉的黑暗裡，心慌容易誤判，抓到任何東西都會認定是救命的稻草；假使是在熟悉的場域，黑暗的包裹反而能冷靜自持，瞳孔會慢慢適應環境，毫無懸念的明辨。關鍵在時間。

她的肉體雖受到嚴酷考驗，心眼相對變得通透，與夫家多年缺乏互動、交流，她難免要揣測背後的動機；感情會因距離而變質甚或消失，何況當年鬧得不歡而散。在普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風氣下，她合理懷疑前夫願意前來，說不定是覬覦她名下這棟老屋和保險金。

當然秀梅再三寬慰自己，相信兒子真心放下對她的嫌隙；事實上，她並不擔憂補助金被領走、祖厝被變賣，她牽掛的是誰能終養母親？

莫怨她疑神疑鬼，對人性的冷漠，待在醫院裡感觸最深，秀梅遇見許多為了財產，爭得死去活來的亂象，人性的陰私與生俱來，她不覺得自己有多大魅力足以獲得前夫的關懷。但進一步想，就算是被她料中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；人死燈滅，哪還能管得住活人該如何奪利分錢？至少眼前難題，有人願意挺身而出，絕對是雪中送炭亦是恩情，真心或假意已無所謂。

前夫可能觀察出她的防備猜忌，語氣平和對她說：

「我既然來了，就會好好處理，妳安心養病，不要胡思亂想。」

也是，多想無用，醫學日益進步，有活下來再打算也不遲，相較之下，除了前夫和兒子宗翰，確實已無其他適切人選，她總算理解母親的取捨智慧。

最後旅程選擇釋懷吧！

準備入院動手術的那天，她找到房地契和保險單，放置的地方很玄妙，是掛在衣櫥後側的窗簾鉤子上，難怪翻箱倒櫃來回幾遍都沒察覺；她拉開褪色的布幕，順手用衣袖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塵，意外瞥見綠繡眼在窗外的牆垛邊築巢，還有幾株不知名的藤蔓纏繞攀附著鐵欄杆，彷彿觸鬚探路一般，從窗角的裂縫鑽了進來，恣意地舒展兩片淺綠色的嫩葉。